

傳說中周都的實地考察

石 璋 如

濮——幽——岐——豐——鎬

一、引言

現在對於殷代的文化，能夠有一個相當的了解，不能不說是發掘安陽的結果。安陽不但是殷都與殷陵的所在，而殷墟的清晰的地層，給我們分辨出：殷代本身以及殷前殷後各種文化的異同。他除了對於殷代文化有不可泯滅的貢獻之外，牠的最可寶貴之點，是牠成功了一根最準確的中國考古學上的標尺。因果是相互的，牠之所以能夠取得“考古標尺”的地位，正是因為牠是殷代的都城所在。所以我對於都城的看法是：

(一)一個民族最高文化的代表地，當然他們的都城要算最好的一個。雖然都城不一定是本區文化惟一的製造地，但可能是溝通各種文化的會萃所。

(二)中國人是一個應用墓葬的民族，王公陵墓大都在都城的附近，確定了國都所在，便可在國都附近去找尋當時的陵墓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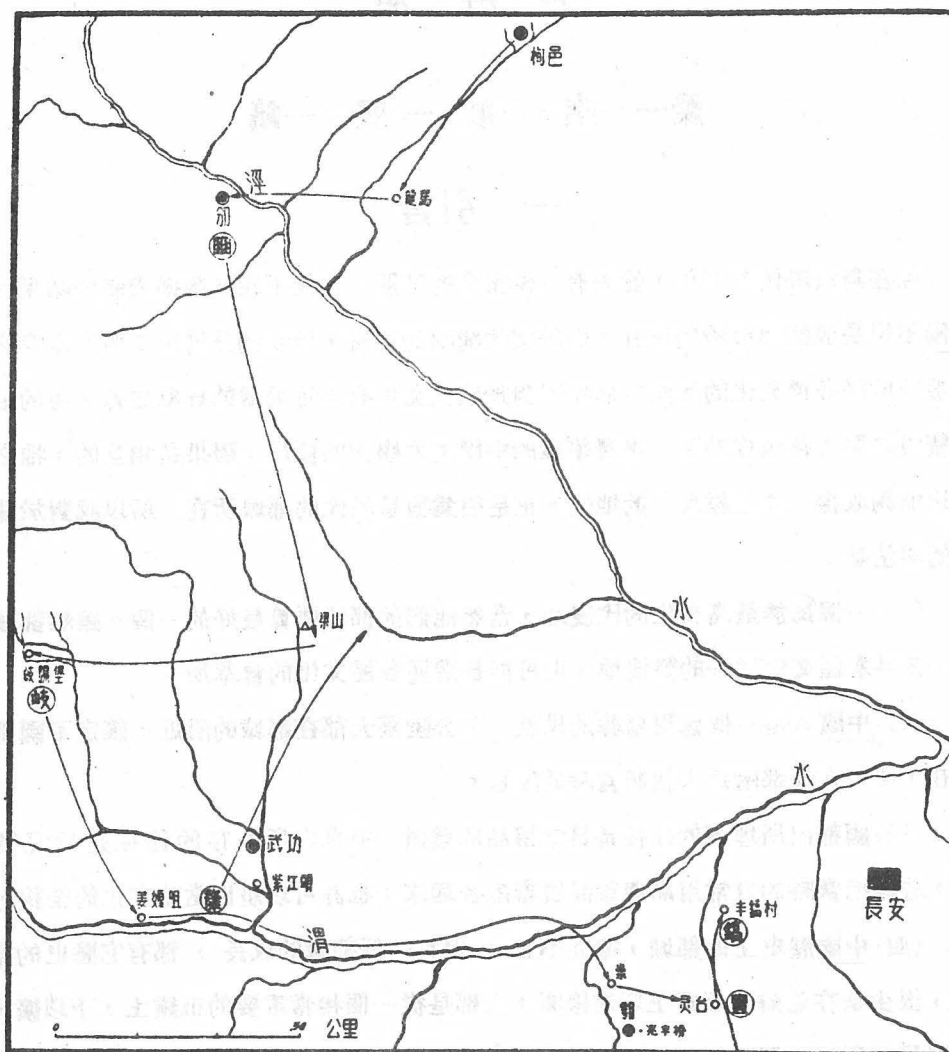
(三)國都內所埋藏的往往是日常用品的殘遺，墳墓內所保存的往往是珍品寶器，若能把當時的日常用品與珍品寶器配合起來，也許可以窺出當時文化的全貌。

(四)中國歷史上的都城，遷徙不定，但每一個都城的成長，都有它歷史的淵源，很少是在荒僻的原野上新建樓閣，大都是從一個相當重要的市鎮上，予以擴大的發展，所以一個國都不但代表着一個民族的最高文化，而背後還有一段很長的歷史背景。從斷面觀察，可以得到文化銜接的迹象。

(五)考古的主要目的，固然在研究古代人類的文化，但斷代判年確是最重要的步驟，所以最好使考古與歷史發生聯繫，不要使兩者脫節距離太遠。考古若能在歷

史上生了根，則在任何的暴風雨之下，不會摧折的。歷史若能在考古上結了果，則可能成為向所未有的堅實與鮮豔。所以歷史上早期的都城，是從事考古工作最理想的出發點。

插圖一 周都位置略圖



(六) 殷周兩民族，是中國早期歷史上的兩大文化集團。經過十年的殷墟發掘，對於殷代的文化，有了一個進一步的認識；而周呢？仍然依靠着尚書，詩經等幾部殘餘的文獻與所謂『陝西出土』的幾件有銘文的銅器。由於出土材料的關係，現在

研究歷史的人們，瞭解殷商，倒比瞭解西周爲深刻了。

由於以上的信念和誘惑，因此引起了我的周都調查的動機和樂趣。我很希望在中國的西部，找出另一根考古標尺來。現在的工作雖然只是初步之探訪，但卻給我一個前途光明的信念。

所謂傳說中的周都，是指西周及其以前的都城而言。關於都城的數目有兩種說法。其一是五都說，拿鄭樵的通志作代表，他在都邑周都下說：

周本扶風郡之地名，后稷始封於此，其所居之地謂之郤。公劉遷於豳，豳亦作郤。大王避狄，去豳居岐。及文王德業廣大，作邑於豐，而典治南國。武王有天下，乃居鎬京，豐在豐水之西，鎬在豐水之東。周地西迫戎俗，自岐之豐，自豐之鎬，是西遠戎而東即華也。

所謂五都就是釐、豳、岐、豐、鎬。

其二是六都說：譬如與地學派的元和郡縣志、長安志等，都採其說，今以顧祖禹方輿紀要所引之都邑考作爲代表，他說：

后稷始封郤，公劉徙邑於豳，太王遷於岐，南有周原改號曰周，王季宅程亦曰郢，文王遷豐，武王都鎬。

所謂六都就是五都之外又加了一個郢，其次第在岐之後，在豐之前。王季宅程的說法恐不可靠，程大昌雍錄辨之甚詳，他說：

元和志、長安志，皆謂王季遷都櫟陽，此其說本出周書也。曰“惟王季宅於程”，程在安陵北（安陵 惠帝陵在咸陽縣東），或者以程爲郢，又近櫟陽故有王季改都之說。然孟子明曰文王生於岐周，卒於畢郢，若王季既已去郢，則文王之生安得而在岐周也。其曰卒於畢郢，卻恐文王之歿，適在畢郢則不可知也。周公在豐將歿，欲葬成周，公薨成王葬於畢，孔安國曰成王不敢臣周公，故使近文王之墓，墓在畢也。以事揣之，文王之卒在畢，故葬亦在畢也，畢郢連稱必是同在一地，或者因以郢爲文都，恐未然也。

我是贊同五都說的，所以本文所討論的周都，即以釐、豳、岐、豐、鎬爲限。但是這些都城，已經是不易察考的遺跡，僅憑籍載所記，有時感覺有名無實，到何處去找，有時感覺一名數實，那一個是真的呢？我的辦法是把籍載中所記的位置，

彙爲一處，在可能的範圍內親自去尋找，看看那裏是不是真有遺存。

二、彙

彙亦從郃，據記載和傳說，爲周始祖后稷所封地。究竟彙在什麼地方，約有以下十說：

1. 說文：郃炎帝之後，姜姓封郃，周棄外家。
2. 史記周本紀集解：徐廣曰今彙鄉在扶風。
3. 史記周本紀索隱：卽詩生民曰有郃家室是也，郃卽彙古今字異耳。
4. 史記周本紀正義引括地志：故彙城，一名武功城，在雍州縣西南二十二里。
5. 武功康志：古彙城在縣南八里，漆村東，古有郃氏之國也。今縣南三十里亦有彙城者，前漢徙置之耳。
6. 路史國名紀：今永興武功西南二十二里有故彙城。
7. 讀史方輿記要：今陝西武功縣西南二十里故彙城是。彙郃同。
8. 扶風志：彙城在東南三十五里，有姜姬廟，今姜姬咀是也。
9. 元和郡縣志：郃在渭水之南，漢郡縣地也。
10. 雍錄：武功縣西南二十二里，有故彙城，又有后稷祠姜姬祠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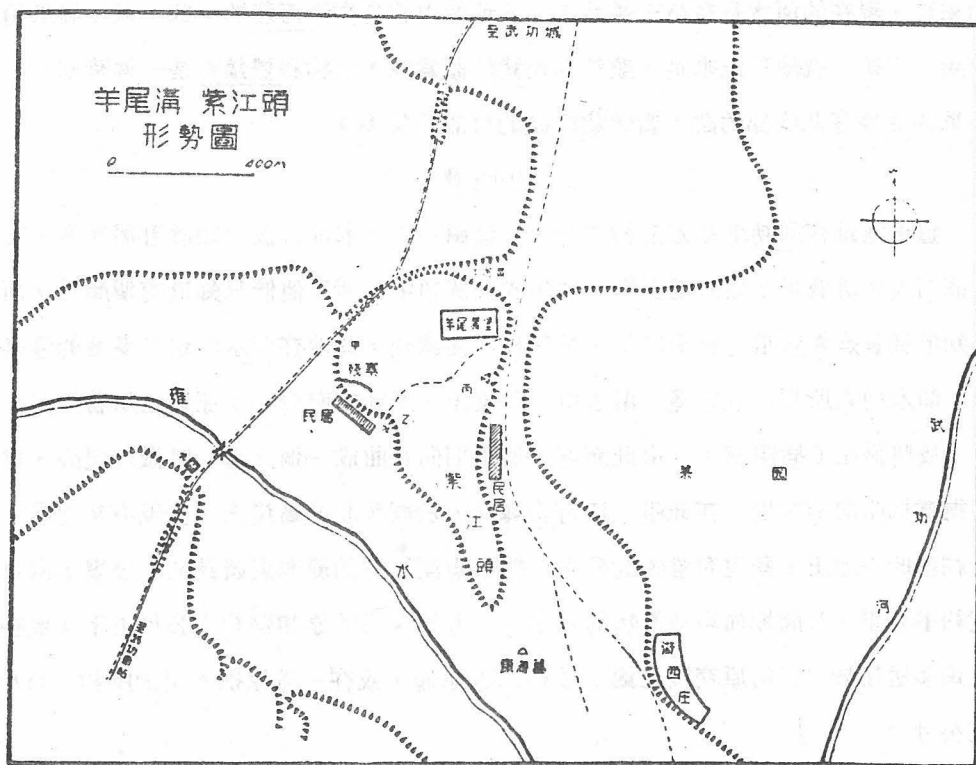
以上十說可歸納爲三地：（一）姜姬咀，凡言扶風，或扶風東南三十五里，或武功西二十里或二十二里，或雍州縣西南二十二里，以及武功縣南三十里等，都是指此處而言。（二）漆村：凡言武功縣南七里，或八里，大概均指此地而言。（三）渭南，僅元和郡縣志一見。渭南的標幟不明，我亦沒有去調查，故放棄不談，茲討論漆村及姜姬咀的地形和遺存。

漆村

漆村是明末清初的村名，現在已不見於武功地圖。我於三十二年六月七日到武功縣南約七里處調查，於雍武二水交匯處紫江頭上，發現了一個規模宏大的彩陶遺址（插圖一）。該處是一個三角地帶，三面臨水，背後爲一廣大的平原，高出現在的水面在十公尺以上。目前兩水匯合之處，更向南移，約在紫江頭南一公里餘。站

在雍水南岸的高原上，北望紫江頭的地形，非常清楚（插圖二）。因為路溝的割裂與河道的冲刷，把紫江頭弄成西北大東南尖的形勢，頗像一個羊尾巴，所以北面的一條溝便叫作羊尾溝，這條溝內是現在居民的集中地。主張漆村為古櫜遺址的康對山的墳墓，即在紫江頭下的第二臺地上，所謂漆村，不知是否指此地而言。

插圖二 紫江頭附近形勢圖



就地面上遺物的分布及崖壁斷面的啓示，粗略的估計這個遺址的範圍與包含：它的面積，大概東西約四百五十公尺左右，南北約七百公尺左右。灰土的厚度約二公尺，其上有斷面三處，其一在西北當殘寨的附近（插圖二：甲），其二在西面，是一個由原頂至河灘的斜坡（插圖二：乙），其三在東面也是一個上下原的斜坡（插圖二：丙）。在遺物方面最常見之紅色鉢形器較多，也有小口尖底大腹的紅色瓶形器。着彩的陶片，以盆形器為多，着彩的部位，不但滿布頸上腹上，邊緣的上面也有着彩的（插圖十一：1，2）。也有單紅色不着彩的盆形器（插圖十一：3），

也有大口小底形制較大的缸形器（插圖十一：4）。所謂着彩都是在紅地上畫黑花。這些器物不論在形制上、質地上、色澤上、紋飾上，都與河南的仰韶及秦王寨很近似。不過在秦王寨有紅黑白等三種顏色，本處只見到在紅地上畫黑的一種顏色。本來這僅僅是一種在地表面的初步觀察，不能作為最後的定論。

在目前雍武兩水匯合處，另有一個遺址，以紫江頭為標準的話，它算第二臺地的末尾，現在的河水是在第三臺地上。遺址的中心是在許西莊的南部，遺物屬於柏紋陶的系統，就地形上來講，顯然的比紫江頭為晚，遺物和豐鎬村是一個時期。如果真的后稷在此建都的話，當然紫江頭的可能性為多。

姜嫄咀 ①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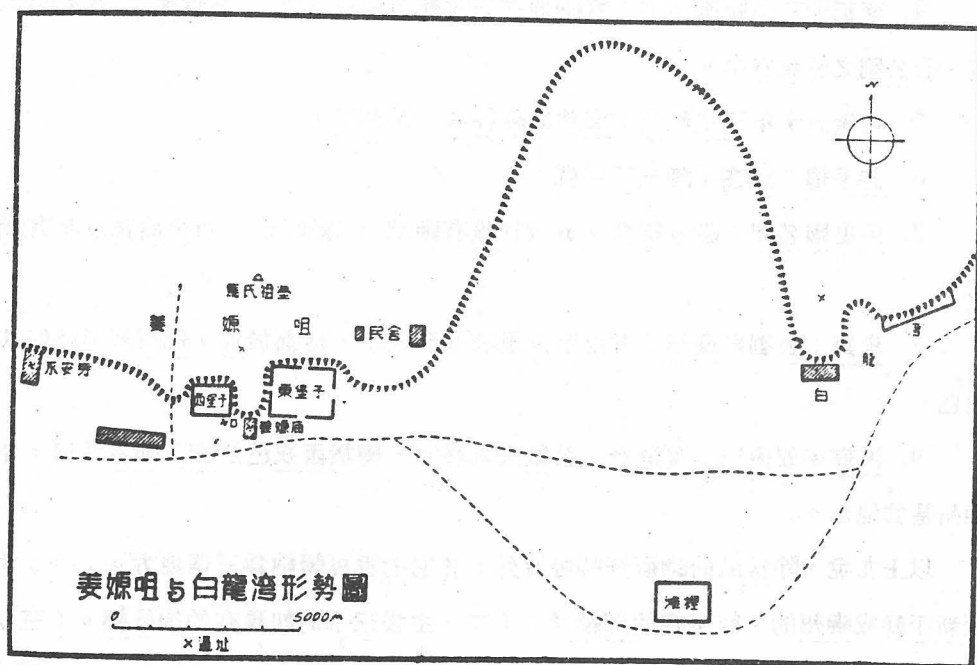
這個遺址在武功車站西南約二十里（插圖一），本地人很少知道這個地方，有一個朋友告訴我說本地人把姜嫄二字拼成一個顏字，所以他們只知道有個顏村，而不知道那裏是姜嫄咀。三十二年九月三日前往調查，此地在渭水的第二臺地的邊緣上，即本地人所謂二道原邊。渭水由西向東流，至此向南灣曲，原邊也隨着向南突出，故叫做咀（插圖三）。由此而東，原邊則向北曲成一個大灣，叫做白龍灣，更顯得這個咀向南突出。在此咀上建有姜嫄祠，於祠西北的斷崖上，發現有灰土層，於祠後的平地上，發現有遺物的分布。略事步測，它的範圍東西長約一公里，南北寬約半公里，其間地面均有遺物的分布。二道原與三道原相差約六公尺上下，現在人民多居住於二三兩原交接之處，或在二道原邊，或在三道原根。灰土厚約二公尺五公分。

這個遺址中的遺存，很顯然的有兩個時期：早期的遺存，是屬於彩陶系統的，但並沒有找到着彩陶片。最常見的是紅色鉢形器（插圖十一：5, 6），及紅色的盤形器（插圖十一：7）。也有小口尖底大腹劃紋的紅色瓶形器（插圖十一：11）。較不常見的是紅棕色粗沙質的劃紋罐形器（插圖十一：8）。這裏的器物有個特徵，拿鉢形器來說罷：上半段是紅色，下半段是灰色，質地薄而製作粗，若與紫江頭的

① 於整理期間，知吳良才先生在二十七年冬即發現此址，見所著陝西扶風縣姜嫄村武功永安鎮圪塨廟史前之遺存。The Journal of the West China Border Research Society volume XVI. Series A. 1945.

鉢形器來比，好像是偷工減料的退化作品，或者是技術惡劣的較原始器物。最能代表晚一期的遺存的，便是鬲，我也只檢到了這一種遺物（插圖十一：9，10，12）。這種鬲與殷墟出土的鬲完全兩樣，它有兩個奇異的特徵：一個是繩紋直達口部，頸也紋飾；一個是另外加泥，使其唇部更厚（插圖十一：9），在殷墟的出土物中，有加高跟的鬲腳，有加厚內腹的“將軍盃”，這種情形還沒有見過，那麼這種“厚唇紋頸”的辦法，恐怕要算“姜嫄鬲”的特徵了。鬲是較晚的遺物，假設認為這個地方有燕的可能，則鬲決不是當時的遺存，那麼只有那彩陶可能是當時的遺存了。

插圖三 姜嫄咀形勢簡圖



很有趣的，籍載上所記的這兩個地方，都有古代的遺存，也同是彩陶遺址，可見這兩個地方是有它的淵源的。不過燕只有一個，那一個是真的呢？本地人講的最有意思：“武功是有郃，爲后稷所封，是姜嫄的婆家；此地（姜嫄咀）也叫有郃，是姜嫄的母家。”武功到現在還是陝西的產糧地之一，紫江頭的地形，比姜嫄咀要美備的多。我們固然不能把那不可捉摸的事情硬要確定起來，然而傳說和記載上的

有邠遺址，都埋藏着豐富的彩陶遺存，這的確是一件很值得注意的事情。

三、豳

豳，在陝西省的西北隅，也作邠。唐元宗開元間，因郿岐州府兵，幸其地，以豳近豳，故改爲邠。按豳爲公劉所都，在今邠縣境內，究竟豳在何處約有九說：

1. 史記周本紀集解：徐廣曰：新平漆縣之東北有豳亭。
2. 史記周本紀索隱：豳卽邠也，古今字異耳。
3. 史記周本紀正義引括地志：豳州新平縣，卽漢漆沮縣，詩豳國，公劉所邑之地也。
4. 雍正十三年陝西通志：古豳地在三水縣西南三十里，有豳城，在龐川水西，蓋公劉之邑豳谷也。
5. 乾隆五十年三水縣志：文翔鳳豳谷考：謂在三水。
6. 詩毛傳：豳在今豳州三水縣。
7. 路史國名紀：豳本國名，班云扶風有豳鄉，徐廣云：新平漆縣東北有豳亭。
8. 雍錄：公劉自慶州（其東南三里有不窟城），徙都於邠，邠州新平縣卽其地也。
9. 漢書匈奴傳曰：夏道衰，公劉失其稷官，變於西戎邑於豳，師古注曰，今豳州是其地也。

以上九說，除扶風的豳鄉無跡可尋外，其它七說可歸納爲三個地方。（一）主張新平縣或豳州的，卽現在的邠縣城。（二）主張三水的卽現在的柁邑縣。（三）主張新平漆縣東北的豳亭，或三水西南的豳城的，可能是現在的龍馬。這三個地方，我都親自去調查過，以下分別講這三個地方的情形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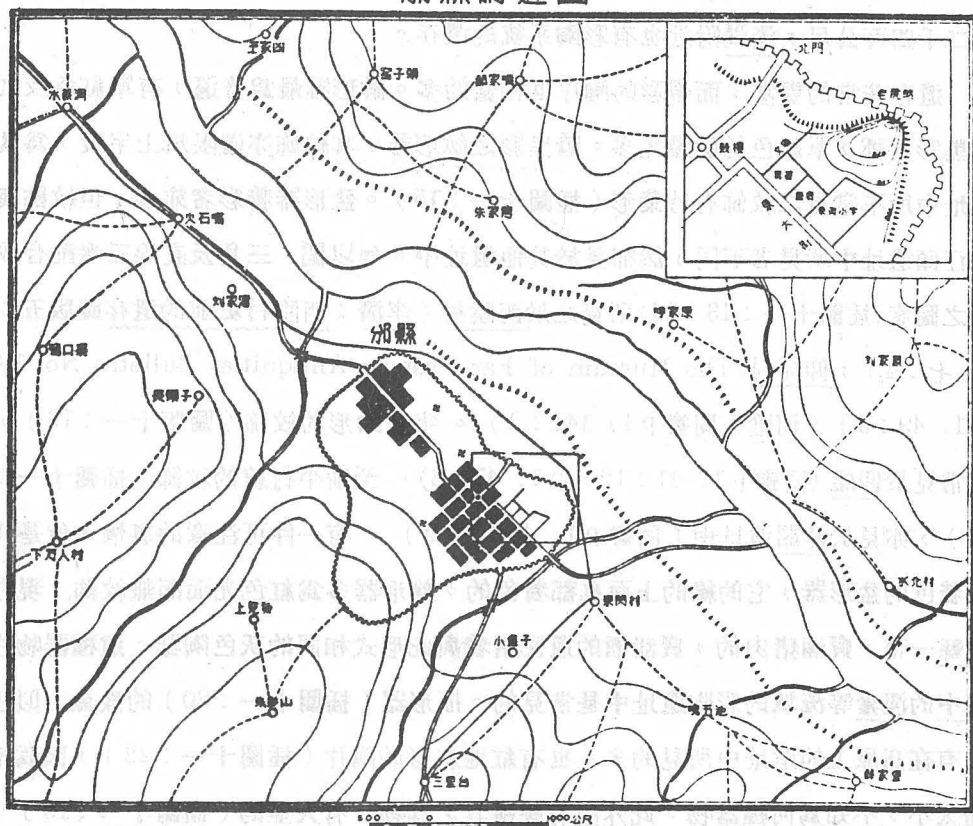
邠縣

邠縣是目前西蘭公路上的一個宿站。縣城位於涇水的南岸，東臨皇澗，西臨過澗，南據豳山，北依涇水，地勢相當的險要（插圖一）。若是從東門到西門劃一條直線，把這縣城分開，則南半是在山上，北半是在灘裏。涇水西自水廉洞石佛寺以

上，是較窄的山谷，東自早飯頭以下，山谷更窄。雖然石佛寺、水廉洞等處也有較開曠的沖積地，但南岸的山勢陡削，河水常常南北擺動，迄無固定的河岸，且形勢局促不夠一個縣城的場面。惟有目前郛縣城的附近，地勢比較開曠，南北兩岸均有較廣寬的沖積地，成為豐美的農田和果園，郛縣城能夠設置到這個地方，恐怕是這個地形造成了主要的條件，可是也只有設置在此地，除此而外再沒有比它更好的地方了。然而在所謂最開曠的地方建城，還把城的一半放在山上，從此可知涇水流域的沖積地是如何的窄狹，同時也可以玩味到古人為什麼稱為“函谷”呢（插圖四）。

插圖四 邠縣城及老虎煞

邠縣附近圖



南半城的居民，依山鑿洞而居，南城牆建築在山上，也可以說爲着防守的方便；北城牆建築在第三臺地上，恐怕是負有防涇水暴漲的使命。城雖然不大，但西

自過澗東達皇澗的廬山腳下的第二臺地，整個的被包在縣城之中，也正是縣中精華的坐落地。三十二年二月七日到邢縣調查，在縣城中的東北隅，本地人叫做老虎煞的地方發現了一個蘊藏豐富，規模宏大的彩陶遺址。遺址的斷面正是第二臺地的北崖壁（插圖四右上角）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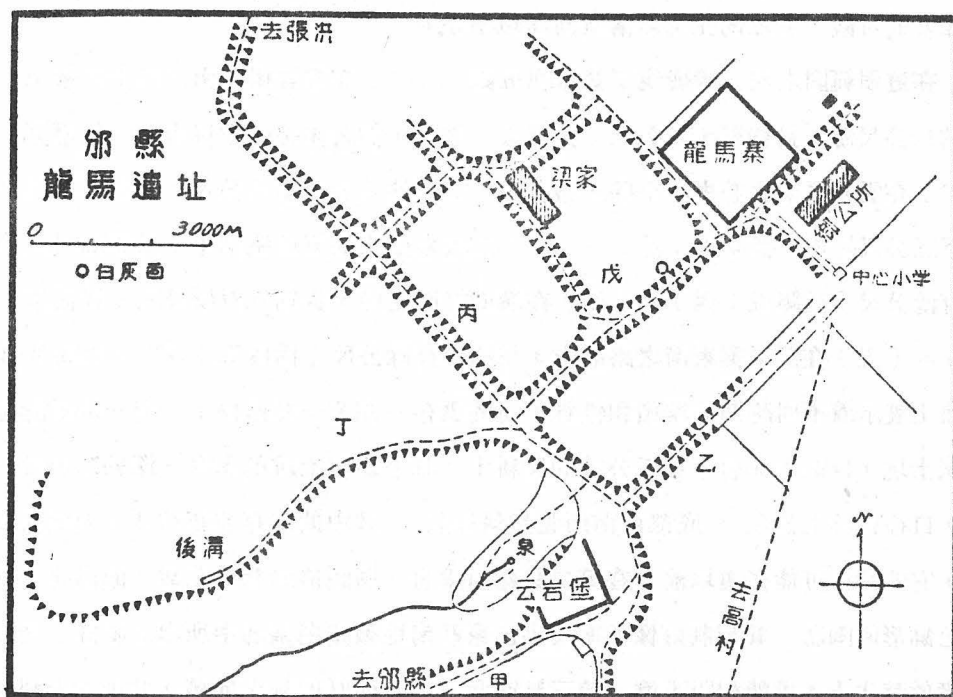
這個崖壁的暴露面，東端最高，約六公尺上下，人民依此崖壁鑿洞而居，漸西漸低，北大街以西，便更低了。由於這個暴露面的呈現，我們可以很清楚的認識這個遺址的堆積，自地面至深二公尺，為後期的堆積，二公尺以下便是彩陶系統的堆積了。北大街以西，因為斷崖較低，而上層被大量的後代堆積壓覆着，其下是否有彩陶系統的遺存，但憑初步的觀察是看不出來的。單就北大街以東的地段來說，遺址的範圍也相當可觀了。東西約五百公尺，南北約三百公尺。若自皇澗至過澗其間約二千四百公尺，過澗附近也有彩陶系統的遺存。

遺存非常的豐富，而帶彩的陶片也相當的多。鉢形器最為普遍，有單紅色及紅地黑彩兩種，單紅色的數量尤多。着黑彩之鉢形器，其紋飾亦僅限於上半段，為其遺址中所不常見之紋飾有竹葉形（插圖十一：15）。盆形器着彩者頗多，但紋飾與紫江頭遺址中所見者不同，然卻見於其他遺址中。如以圓、三角及直線三者配成功之圖案（插圖十一：13，14）則見之於西陰村（李濟：西陰村史前的遺存圖版五：4，七：4），仰韶村（*The 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ies Bulletin* No. 19. p1. 49：5），河陰（同書 p1. 141：2）。半亞鈴形的紋飾（圖版十一：16），亦常見於仰韶（同書 p1. 41：12，p1. 47：8）。至橫平行線的紋飾（插圖十一：17），亦見於仰韶遺址中（同書 p1. 46：1，2）。有一件可注意的事情，就是凡是着色的盆形器，它的緣的上面也都着色的。盤形器多為紅色光面而無紋飾，現在鄆縣一帶，賣滷豬肉的，賣甜酒的還使用着與此形式相同的灰色陶器。這種器物在關中的涇雍等流域的彩陶遺址中是常見的。瓶形器（插圖十一：20）的數量，似乎沒有在高原上的遺址中所見的多。也有紅地紅彩的陶片（插圖十一：22），因為形體太小，不知為何種器物。此外附有雙橫耳之器物，有大型的（插圖十一：19），有小型的（插圖十一：21）。這種器物在河南的彩陶遺址中似乎沒有看見過。但在本址內，它的數量相當的多。

龍馬

龍馬在邠縣東部，涇水北岸的高原上（插圖一）。普通地圖上都寫成高王鎮，實際上是龍高鎮的誤寫。那裏有兩個大村子，一個叫高村，一個叫龍馬，各取這兩個村子的第一個字，便成這個鎮子的名稱了。本地人叫這一塊大的平地為高村原。據高度表指針所指的數字，邠縣城為海拔 840 公尺，龍馬則為 1,100 公尺，兩地相差為 260 公尺，遺址是靠近龍馬的（插圖五）。

插圖五 龍馬附近形勢圖



在這高村原上，地勢相當的平坦，惟溝壑較多。遺址所在的地方，便是蘆村河一個支溝的溝頭（插圖五）。在溝頭的半腰間，有一個終年不乾的泉水，流成小溪，成為蘆村河的支流之一。這泉便是這一帶居民飲料的惟一供給處。在這溝圈的東、北、西三面的地面上，均有遺物分布着，遺址的中心地帶，在這溝圈的西北部，由原頂到泉邊的道路，便是在溝圈的西北邊的。本來在原頂上，飲料是最珍貴的，居民都住在溝邊，也是為取水方便的緣故。從地形上觀察，這種依溝而居的情形，恐怕從彩陶時期起，一直到現在，都沒有很大的變化，所以我特別把這種遺

址，叫它溝圈地形。若是在原頂上去尋找古代的遺址，這種有泉水的溝圈，是一個最有把握的標幟。

三十二年二月十日來此處調查，一路下溝上坡，滿目黃土，頗後悔把有用的時間消耗在“遺址不毛”的高原上，及發現這個溝圈地形後，心內非常暢快，因為得到了高原調查的鎖鑰，並知道了古代及現代的高原住居者，如何選擇他們的居住地。我曾粗略的步測這個遺址的範圍：東南起雲岩堡之東，西北至梁家之西，西南自後溝，東北至龍馬寨，其間西南東北長約一千公尺，東南西北寬約九百公尺，規模相當的可觀。此地的住宅以溝爲向所以不正。

在這個範圍之內，我發現了暴露面五處：（一）在雲岩堡西南之溝旁路壁上，高約二公尺餘，長約五十餘公尺（插圖五：甲），雲岩堡是一個沒有住人的廢寨。（二）在雲岩堡東北赴中心小學之路溝中，溝深約六公尺至八公尺，而遺存約在地面下三公尺以內（插圖五：乙）。（三）在雲岩堡北的東西路溝中，暴露面最長約五百餘公尺（插圖五：丙）。（四）在溝圈之西北岸，長約三百餘公尺（插圖五：丁）。（五）在龍馬寨東南之路溝中，長約四百餘公尺（插圖五：戊）。在這些暴露面上表示着不同時期的堆積和性質不同的遺存。在第一暴露面上，有一個很清楚的灰土坑，口的上部有厚約五公寸的農耕土，其下爲灰土坑的本身，深約二公尺五寸，口徑長約五公尺，底部由南而北呈斜坡狀。其中的遺存有布紋瓦，及繩紋鬲等，它的時代可能在漢以前。在第二暴露面上有一個頭頂向北的墓葬，頭前有一件灰色鉢形的陶器，其形制好像河南安陽侯家莊南地戰國期墓葬中所出之陶器，所以兩者的時代上，可能相距不遠。第三暴露面內，有很厚的灰土堆積，其中也大都爲彩陶期的遺存，不過在它的上層，卻有很少的條紋陶片的遺存，地面上也有少數的條紋陶片與大量的彩陶系統的遺存混合的分布着。第四暴露面上，有含有彩陶系統的遺存。

最能引起我的興趣，而且也最有討論價值的，要算第五暴露面上的現象了。在積雪方融的早春，泥濘的農田裏的地面上是不便行走的，而且有些地方仍然的被積雪覆蓋着。我只有徘徊於各路溝中，去注視兩壁的天然斷面。第五暴露面能夠引起我的最大的注意的，就是其上有一片輪廓清楚的灰土範圍，我推定它是彩陶期的一

個豎穴。等到我把它的輪廓剔清後，發現它的周壁上敷着一層高約五公寸的白灰面，白灰的厚度爲二·五公厘。底部則有上下兩層，其間相隔有一·五公分的距離。底徑約二·七公尺，中心爲紅燒土，與河南安陽後岡及濬縣大賚店等處所發現之白灰面情形相同。這種遺蹟在河南各處，都是存在於龍山文化層中，而此處的現象，則其中所充滿的完全是彩陶系統的遺存。這種建築的方式，究竟原生於龍山呢，還是仰韶；究竟是龍山抄襲仰韶呢？還是仰韶抄襲龍山？到現在還沒有充分的材料和證據，把這個疑案正確的判斷的一清二楚。這個值得追求的懸案，將使中國史前考古有進一步的認識和了解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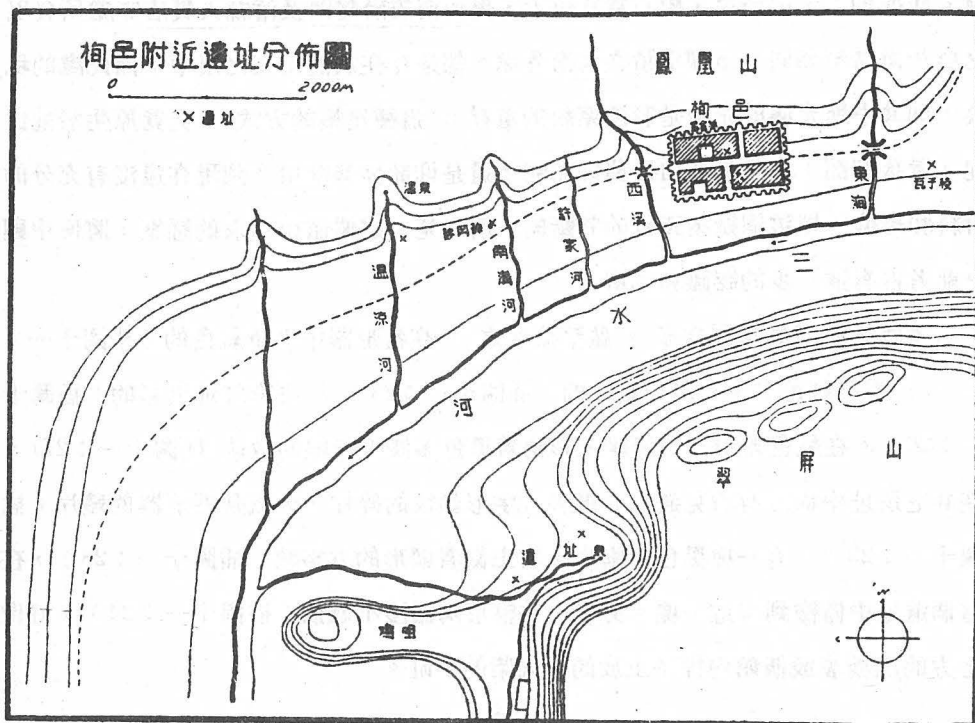
遺物方面以鉢形器爲多，盆形器次之，在盆形器中有單紅色的（插圖十一：25），有單紅色其上有斜形劃紋的（插圖十一：23），也有紅地黑彩的（插圖十一：26）。在紅色盤形器的邊緣上彩繪着黑色多條平行線的紋飾（插圖十一：27），在其它遺址中尚沒有看見過。有很多人字形劃紋的碎片，大概是瓶形器的殘片（插圖十一：29）。有一塊黑色彩陶片，其上劃着網形的方格紋（插圖十一：28），在這個遺址中僅檢到了這一塊。另有一件整形陶器淺小蠡拙（插圖十一：24），好像北方的澡塘裏或飯館內棹子上放的盛火柴的小缸。

三水

三水就是現在的柵邑，縣城在一個山谷內，緊臨三水河的北岸，它的地勢和郛縣是一個型態，不過方向是相反的（插圖一）。它是東臨東澗，西接西溪，南依三水河，北據鳳凰山，縣城的北半建築在鳳凰山上面。這是一個山口，軍事價值要高於農業價值的。河南岸的翠屏山，有三個最高的高峯，控制着這個山口及附近的一帶（插圖六）。三十二年二月十五日調查此地，僅在城東的瓦子棧，發現有深厚的灰土及大量的磚瓦的堆積，相傳爲漢城所在，大有可能。在附近的地面上和斷岸上，卻沒有找到彩陶系統的絲毫遺存。縣府派張科員，隨同到附近各處調查，途中我把紅陶片標本讓他看，並問他附近是否有這種陶片，他說他住在縣府西邊，去年秋季在家院裏挖井，兩丈以下發現紅色土並出着這種陶片，土還在井旁堆着未動。我親自到他家內的井旁去看，堆土內還埋着鉢形器片和盆形器片，確爲一彩陶遺址無疑，不過被壓在兩丈以下，遺址的範圍，便無從估計了。由於地形的限制，規模

不會很大，而包含亦不會很豐富的。

插圖六 柁邑附近遺址分布圖



現在豳，已經有三個地方，那一個是真的呢？據詩經所載，后稷公劉的時代，已經是定居的農業社會。農業民族居址的條件，須有廣大的農田，不竭的飲料，以及易於防守的地勢等為最理想，若為衆多人民的都城，還得有能夠容納衆多人民的場面。三水城的附近，雖然不是一個廣大的平原，而是三水河沖積的第二臺地，土地是肥沃的，飲料是不竭的，防守是容易的，作為初期農業民族的住居地是很合適的。本地人的傳說很有意思，他說“三水城是古豳，豳縣城也是古豳，三水城是公劉所居之豳，豳縣城是太王所居之豳。”這話也有相當的道理，據詩經大雅公劉所記，公劉所住過的地方可能解釋為三個：

一個是不願久居的原居地。公劉：

篇公劉，匪居匪康，迺場迺疆，迺積迺倉，迺裹餼糧，于橐于囊，思輯用光。弓矢斯張，干戈戚揚，爰方啓行。

這首詩很顯然的是在作搬家的準備工作，等到羽毛豐滿，便啓行遷家，到一個新的地方去，把原居地放棄不要。詩上沒有敘述原居地的地形，故不能確定是那一個地方，是不是三水城呢？也很難說。但隱約的指出是一個低地，因為：

第二個居住地，是在原上。公劉：

篇公劉，于胥斯原，既庶既繁，既順迺宜，而無永歎。

灘是低地，原是高地，凡是到過陝西的人都可以了解這種地形，但陝西的原非常的多，而于胥斯原的原在什麼地方呢？據詩的記載，距嶺不遠。龍馬東北，三水縣南之翠屏山，三水縣志稱為南岡。本地人稱為嶺山；詩公劉：

陟則在嶺，復降在原，何以舟之，維玉及瑤，鞞琫容刀。

不錯的，那山上是出美石的，現在枸邑城內住着一個專賣圖章為業的，他在河灘內檢石頭磨成圖章，紋飾精美，有“煤上積雪、（即黑石上有白花者），“芥子集錦”（即由許多小圓珠集成的紋飾）等名稱，淡草綠透亮的，也叫做玉石。作者曾買了三顆。嶺也可能是那座山，山是比這原高的。那麼這個原究竟是怎樣一個情形呢，平坦廣大，有許多泉水。詩公劉：

篇公劉，逝彼百泉，瞻彼溥原，迺陟南岡，乃覲于京。

龍馬附近的原上，有許多溝圈，泉水都在溝圈的腰間，南面是比較北部為高，所以龍馬這個地方，有溥原可瞻，有百泉可逝，有南岡可陟，那個大規模的遺址及豐富的遺存，的確不是一個尋常的村落遺址可比，或者就是公劉所經營的京。公劉既選定了這個原上的京之後，的確既繁且榮的住了一個時期。詩公劉：

京師之野，于時處處，于時廬旅，于時言言，于時語語。

篇公劉，于京斯依，跼蹐濟濟，俾筵俾几。

既登乃依，乃造其曹，執豕于牢，酌之用匏。食之飲之，君之宗之。在這高原上住了一個時期之後，又要搬家，搬到什麼地方去呢？度過一個隰，再度一個原依照夕陽的方向走去，到幽谷裏去住了。詩公劉：

篇公劉，既溥既長，既景迺岡，相其陰陽，觀其流泉。其軍三單，度其隰原，徹田為糧，度其夕陽。幽居允荒。

現在在龍高原上建築房子，不是依照太陽的方向，而是依照溝泉的方向，為的汲水

和走路方便的緣故。親自到原上看看便可以瞭解“既景迺岡，相其陰陽，觀其流泉”的意義了，可見依溝建築的方法不自今日始了，為什麼要來豳這個地方居住呢？因為他想向渭水流域發展。

篇公劉，于豳斯館，涉渭爲亂，取厲取鍛。

豳這個地方是怎樣一個形勢呢？兩邊兩條澗，並且面臨着一條河。

止基迺理，爰衆爰有，夾其皇澗，遡其過澗，止旅迺密，芮鞠之卽。
這個地形正是現在邠縣的形勢，西面有過澗可遡，東邊有皇澗可夾，而且北邊一條涇水東流把這個地帶成功一個三面是水的芮鞠的形勢。這首詩好像爲邠縣城的地形而說明。

說到這裏，豳還是只有現在的邠縣城一個。龍馬那個地方，若認爲公劉曾經住過的，則那個地方，不是豳而是京，三水那個地方，若認爲公劉曾經住過的，那是他的原居地，詩沒有說出它的名字，也不是豳。若把公劉這首詩從頭到尾讀一遍，則便明白最初是在一個低的地方居住，並從事搬家的準備工作，後來便到一個原上居住，在原上住了一個時期，又作第二次的搬家，這一次搬家的路線，是依照夕陽的方向，度過一個隰，再度過一個原，便到了豳谷。現在由龍馬到邠縣，須先下到蘆村河，再上一個方里原，然後下到早飯頭，再向西走，便到邠縣城了。路線是對的，地形也是對的，這首詩，把這三個地方都解決了。在歷來文獻上的解釋，都認爲公劉只有一遷，無三遷之事，但文獻上所說的三個地方，確都有古代的遺存，按着詩經的本文卻也可以解釋得通，因此在這裏便不以漢人的注疏爲據，而用經文的本義了，這當然是一個冒險，但不失爲一個嘗試。

這裏給我們有個應注意之點：（一）籍載上所記的古代的遺址，的確有古代的遺存可證，地下的蘊藏說明了它的記述應有本原。（二）詩大雅公劉，是一篇描述地形與遷家路線的一首詩，若能對地讀詩，不但可以更增加詩的真實性，並且可以瞭解，詩中已往所不能瞭解的地方，以及幫助歷史上所不能解決的問題。（三）這些遺址，都是較大規模的彩陶遺址，如果真的公劉在那裏住居過，則周民族可能與彩陶文化有關。（四）豳可能是公劉的最後定居地，而且相傳若干代沒有搬家，因此公劉所住過的其它地方都被史家所忽略，而在詩人的謳歌中保存了線索。

四、岐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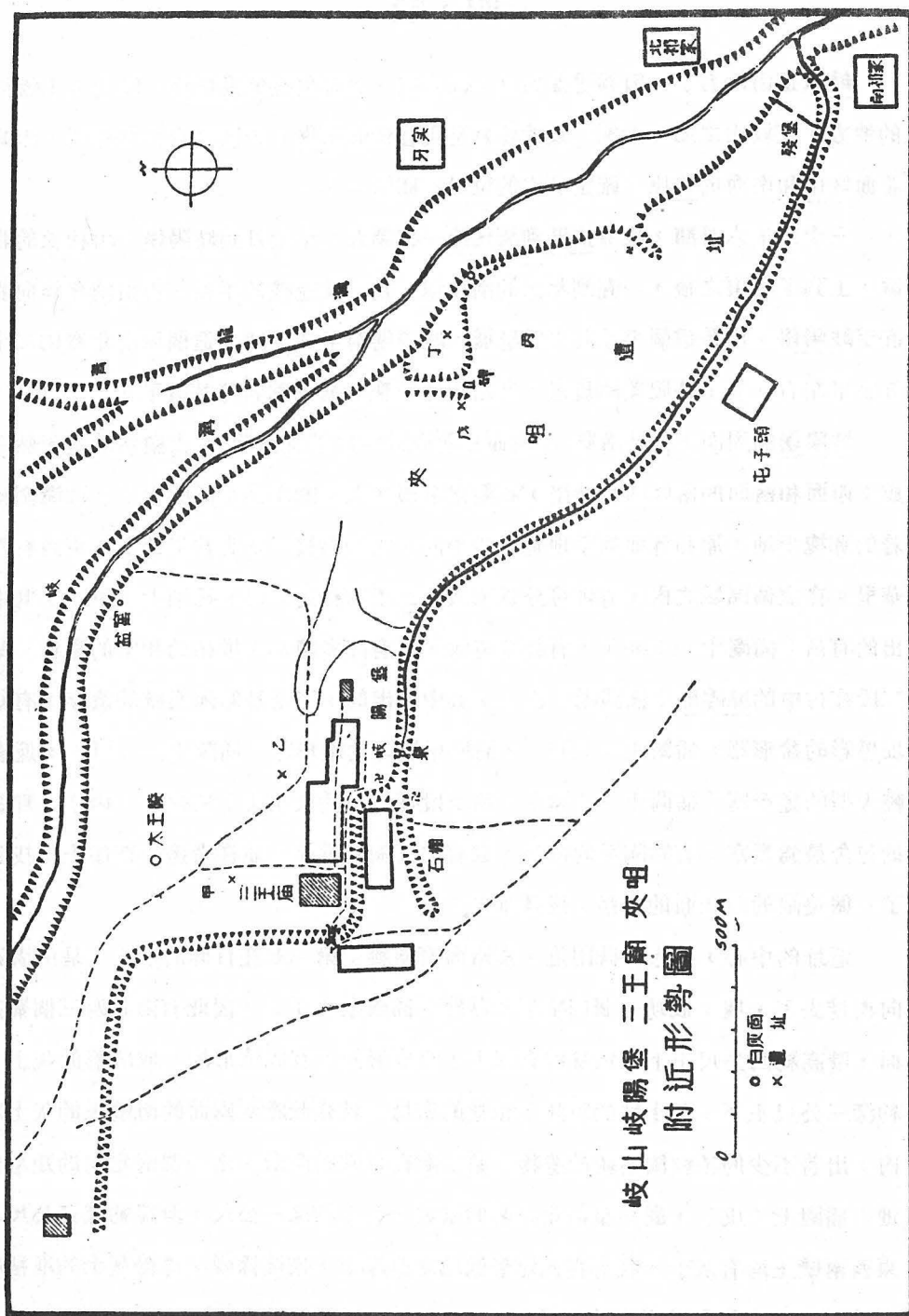
岐本是山的名子，因為雙峯對立，故名岐，就是現在的箭括嶺。岐是太王遷徙的地方，在岐山之陽，大家一致的認為是現在的岐陽堡，大概沒有什麼錯誤，因為北面岐山和南面的周原，確定了它的位置（插圖一）。

三十二年六月間，我由扶風到清化鎮一帶調查，十七日到岐陽堡。由扶風的北關，上到了原頂之後，一直到北面的清化鎮，是一個遼曠的平原，再由清化鎮向北直至岐陽堡，仍是這個平原向北的延展。岐陽堡南至扶風城，這個原南北寬約二十五公里左右。其上肥美的農田，所謂周原膴膴，真可為名符其實了。

岐陽堡的周圍，全是溝壑，東面和北面的兩條溝寬而深，很顯然的是天然造成；西面和南面的兩條溝窄而淺，我觀察它很像人工的作品（插圖七）。被溝圍繞着的那塊平地，原和外面的平地是一般平的，它的面積，南北約半華里，東西約四華里。在這個區域之內，遺址可分為三段：三王廟後是一段（插圖七：甲），其中出的有鬲（插圖十一：53），有許多窖穴，並有許多磚瓦，堆積的相當的亂雜。第二段在村中的城隍廟（插圖七：乙），其中所出的，完全是彩陶系統的遺存，有紅地黑彩的盆形器（插圖十一：50），有附兩橫耳的罐形器（插圖十一：51），還有較大型的甗形器（插圖十一：52）。第三段在村東的夾咀上（插圖七：丙），那裏的包含最為豐富，有彩陶系的遺存，也有拍紋陶的遺存。並在溝邊的斷崖上，找到了一個殘缺的白灰面的遺存，茲詳述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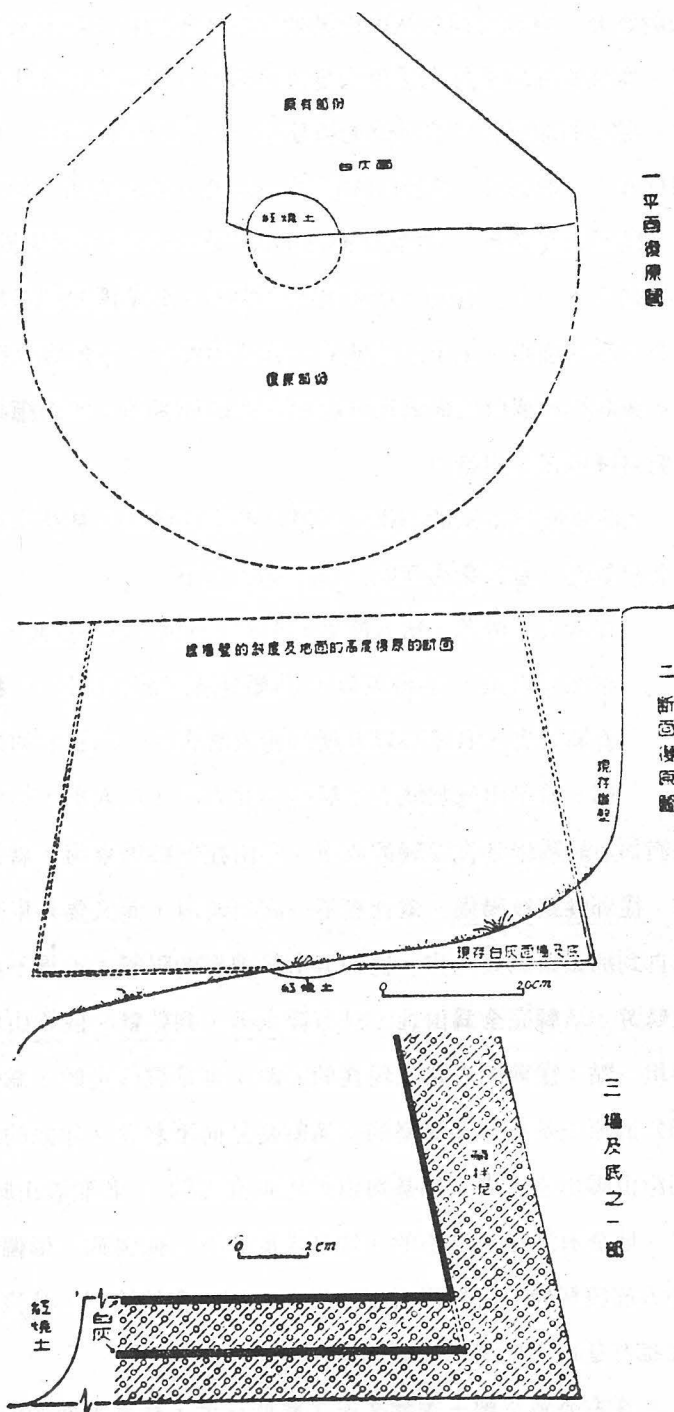
遺址的中心，在大石碑附近，暴露面有兩處：第一處在石碑的東北，是由溝邊向西挖去了一塊，成一個口字形的狀態（插圖七：丁），因此有南北西三個暴露面，壁高約四公尺上下，每壁均有灰土，有成層的，有成坑形的。成坑形的灰土，約深三公呎上下，灰土坑的距離，相當的密積。就在此處暴露面的南壁上的灰土坑內，出着不少的拍紋陶系統的遺物。第二處在石碑的西南，是一個南北向的矩形低地（插圖七：戊），底部呈由北向南的微坡，北端約深一公尺，南端約深三公呎，東西兩壁上均有灰土，我另在此矩形低地之西岸上，挖坑探視，探得灰土的堆積約三公呎，其中包含為彩陶系統遺存。

插圖七 岐陽堡附近形勢圖



白灰面在第一暴露而東南的溝邊上。它的位置是東鄰溝邊，西靠崖壁，北面則為陡崖，因開地關係，由崖壁至溝邊挖成一個斜坡（插圖八：二）。白灰面底是平的，周有圍牆因被上面的斜削，側面的斬截，圍牆只留西邊的一段，最高處約五公寸，中心的紅燒土被截去了一半，借知它的直徑約七公寸，深度約三公寸。牆的斷面是：內面為厚約一·五公厘的一層灰白色（插圖八：三）。挨着白灰為厚約三〇公厘的草拌泥；草拌泥內便是原來的土牆。這裏有一個可注意之點，就是原牆及草拌泥都是紅色，好像是經過火燒的，或者用紅膠泥。現在豫西一帶的邙山上，若是塗泥蓄水池，或是泥住居的窖洞

插圖八 白灰面



就是先泥一層紅膠泥，然後再塗一層石灰，因紅膠泥的黏性很強。可以作原壁及白灰的媒介。但是這個白灰面內裏的原牆上的紅色，卻似火燒的痕蹟，這種火燒的舉行，當然是在坑挖好之後尚未塗白灰之前，這樣也許會使它的草拌泥和原牆黏的更牢。現存的部份，只有全部的四分之一，門戶是向南的，中間的紅燒土的南邊，距門口爲一·四公尺，從門口向西的一條邊，是直線的，到了西北端始向北拐，向北的一段似爲圓弧形，根據河南各處出土的白灰面予以復原，推測其後面當爲圓形（插圖八：一）。另有一件事情可注意的，就是圍牆是傾斜的，下大上小，遺留這五公寸高的殘牆，上下之差便有一公寸的樣子。它的底部距現地面，高約二·五公尺，與龍馬那個白灰面的灰土坑的深度是相同的，我們應該從這雷同的現象上，去研究這種遺蹟的用途。

由函遷岐是太王的不得已之舉，搬家的動機，是狄人逼迫的太利害，採取的路線和目的地，是踰梁山至岐。孟子梁惠王下：

昔者太王居邠，狄人侵之，事之以皮幣，不得免焉，事之以犬馬，不得免焉，事之以珠玉，不得免焉，乃屬其耆老而告之曰，狄人之所欲者吾土地也，吾聞之也，君子不以其所以養人者害人，二三子何患乎無君，我將去之，去邠，踰梁山邑於岐之下居焉，邠人曰，仁人也，不可失也，從之者如歸市。

我們知道岐陽堡是在邠縣的西南，梁山在邠縣的東南，就是乾縣西北的唐高宗陵所在；從邠縣到岐陽堡，爲什麼不一直向西南，而又要到東南去兜一個圈子呢？若是親自到那裏去調查一次，便知道由於地形的限制，不得不如此的走了。邠縣的西南是麟遊，該縣完全爲山地，只有經永壽，到乾縣，依梁山的南脚向西，這條路比較平坦一點，從前的大路及現在的公路，也是這樣走的。爲什麼沿着山脚向西呢？我們知道原上是有許多溝壑的，溝壑是愈向下愈深，起頭的地方很淺，而起頭之處，則距山脚不遠，溝大都是與山脈成垂直線的，若順着山脚向西，可以從溝頭之上走，即令有溝也是淺小的，若是走的靠下，便要翻一個個的深溝了。這是住在原上的人都瞭解的。可見從太王到現在，這一帶的地形，是沒有很大的變化的，小的變化也許是山洪把溝底冲刷的更深一點。

從古公亶父經王季到文王，都此三世，在這裏經營的相當的繁榮，詩大雅縣：

古公亶父，來朝走馬，率西水滸，至於岐下，爰及姜女，聿來胥宇。
周原膴膴，萑荼如飴，爰始爰謀，爰契我龜，曰止曰時，築室於茲。
 迺慰迺止，迺左迺右，迺疆迺理，迺宣迺畝，自西徂東，周爰執事。
 乃召司空，乃召司徒，俾立室家，其繩則直，縮版以載，作廟翼翼。
 揀之陂陂，度之薨薨，築之登登，削屨馮馮，百堵皆興，桴鼓弗勝。
 迺立皋門，皋門有伉，迺立應門，應門將將，迺立冢土，戎醜攸行。
 這裏盜掘的情形，不算很利害，地形的變化，也不如安陽小屯那樣的劇烈，如果真的他們在那裏這樣的經營建設，那麼那裏的地下可能埋藏着比較完整的宮室遺址，從那些基址或者可能把周初的宮室復原起來。

五、豐

豐是周文王的都城，詩大雅文王有聲：既伐於崇，作邑於豐。但是它的位置，尚不能十分確定，約有以下數說：

1. 說文：鄠，周文王所都，在京兆杜陵西南，从邑豐聲。
2. 後漢書地理志：鄠在京兆杜陵西南。
3. 史記周本紀集解：徐廣曰豐在京兆鄠縣東，有靈臺。
4. 詩經鄭注：豐在豐水之西。
5. 史記周本紀正義引括地志云：周豐宮，周文王宮也，在雍州鄠縣東三十五里。

6. 鄠縣人王覺生先生云：鄠縣東五里兆豐橋爲古豐遺址，其理由有三：（1）顧主禹讀史方輿紀要，文王遷豐注下有今陝西鄠縣東有豐城，（2）有文王廟，（3）附近有村曰周貴坊。周貴坊爲周官坊之音轉，周官坊者，周公作周官之處也。

以上六說，可歸納爲二地，一是鄠縣東，秦渡鎮北的靈臺，主張在杜陵西南，或鄠東三十五里，或豐水之西，或鄠東靈臺的，都是這個地方。另一是兆豐橋，只有今人王覺生氏主其說：這兩個地方曾先後去調查過。

靈臺

靈台在鄠東秦渡鎮北約三華里，緊臨豐水西岸（插圖一）。三十二年五月十日

調查此處，其地是一個高出秦渡鎮的高岡，靈臺是這高岡的一小部份，靈臺的範圍，現在有圍牆環繞着，山門向東，內裏有三間大殿，及三間廂房。圍牆內的面積，南北長約一百五十公尺，東西寬約八十六公尺，高出秦渡鎮的地面約五公尺上下。

臺的周圍牆脚下，暴露着一公尺到三公尺的斷面，斷面內包含着大量的灰土，灰土內蘊藏着彩陶系統的遺存。遺址的範圍比臺的範圍要大的多，南北約四百餘公尺，東西約三百餘公尺（插圖九）。臺的北邊的東西路溝中有灰土，在附近的地面上滿布着彩陶系統的陶片。

陶器以單紅色的鉢形器為多，紅地黑彩的鉢形器也不少，着彩的方法，有在唇上塗一周黑邊（插圖十一：30），也有在腹部塗平行線數條，而口部塗很窄一條的，但黑彩脫落變作灰色了（插圖十一：31）。此外有黑寬帶下部為深灰色（插圖十一：32），或中間為黑寬帶，上下均為較細的線條與之平行的（插圖十一：33），大概都是盆形器的破片。也有盆形器的破片，乃是無彩的單紅色（插圖十一：35）。紅色沙質罐形器，其上平行的輪轉劃紋（插圖十一：34），其它遺址中不很常見。另有一件小形的罐形器，色紅灰相間，表面有斜劃紋，質粗砂（插圖十一：36），最可注意的，內部滿黏紅色，其鮮豔與器上所塗的紅色相等，或者是一個裝顏色的小罐也是很可能的。這種紅色在器上黏着的非常緊堅，而又是一個砂質器，也很可能是在火上煑煮的。本來煮熟的顏料是容易黏着的。

在靈臺西北約半公里處，另有一個遺址，係在同一岡上，其中所包含的為拍紋陶系統的遺存（插圖九）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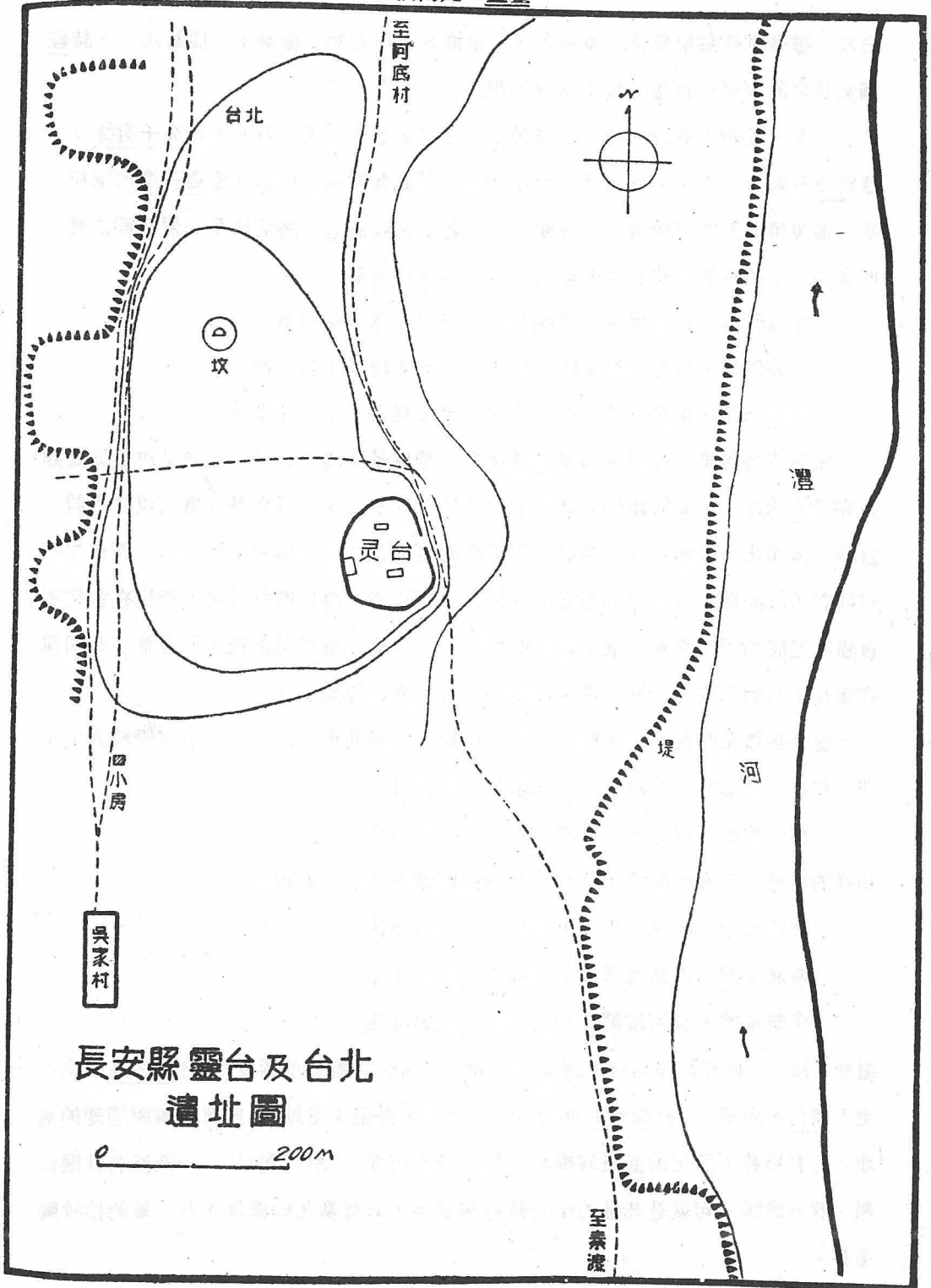
兆豐橋

兆豐橋，在鄆縣東約五華里，村以橋得名，橋為萬曆年間所修（插圖一）。該地甚低下，瀦水頗多，村子在水中央，好像湖心亭的形勢。在附近沒有找到灰土的痕跡及遺物的存留，而且這種地形也不合乎古代居住遺址的條件。在沒有在此處找到真正的遺跡和遺物來作證明外，這個意見恐怕還是一個懸案。至於那些文王廟、周貴坊等，都是很近代的營建。

靈臺附近的高的地方，自成一個單位，南北約長七百公尺，東西寬約三百五十

— 112 —

插圖九 靈臺



公尺，靈臺則在這個單位的東南角上，很顯然是堆起的一個臺子（插圖九）。詩經關於豐京的經營和靈臺的建築有以下幾段：

文王受命，有此武功，既伐於崇，作邑於豐，文王烝哉（大雅文王有聲）。據路史鄂縣北二十里有崇故城。曾往調查，該處當為滂店附近，滂店跨滂河兩岸，是一個規模很大的彩陶遺址（插圖一），若是從岐到豐，滂店卻是一個必經之地，那裏很有崇的可能。關於豐的命名，詩大雅文王有聲：

築城伊瀉，作豐伊匹，匪棘其欲，適迨來孝，王后烝哉。

王公伊濯，維豐之垣，四方攸同，王后維翰，王后烝哉。

豐水東注，維禹之績，四方攸同，皇王維辟，皇王烝哉。

從這些詩句裏，可以看出來豐是水名，豐城是由豐水得名，也就是說豐城是建築在豐水的岸上。秦渡鎮的地勢較低，往往受豐水之害，目前是靠着河堤來保護。自秦渡鎮而北。豐水兩岸的地形，西岸高而東岸低，西岸為亢旱的農田，而東岸則為極肥沃的渠地，惟東岸則靠堤岸保護，一旦堤潰則農田即被淹沒，所以在古代不會建築堅固的堤防之前，東岸是不便居住的，只能長着豐美而茂密的蘆葦，如同現在靈臺下面的河灘中一樣。選擇固定的居址只有西岸為宜。

靈臺是豐京裏面的一小部份。在地形圖上表示的很明白，這一個部份較其它的地方都高，很顯然的是用人工打起來的。詩靈臺：

經始靈臺，經之營之，庶民攻之，不日成之。

在臺的西邊，有囿的遺蹟，此外並有靈沼辟廱等遺址。詩靈台：

經始勿亟，庶民子來，王在靈囿，麀鹿攸伏，

麀鹿濯濯，白鳥鷖鷖，王在靈沼，於物魚躍。

虞業維樅，賁鼓維鏞，於論鼓鐘，於樂辟廱。

這些古跡，也許是因為有了靈臺而附會。我曾沿着豐水調查，自開瑞莊而北，便入渭河的領域，自開瑞莊而南，目前只獲得靈臺遺址，此處有輪廓清楚的高地，又有籍載上所記的靈臺為樛記，且靠豐水西岸，所謂豐京，大概沒有什麼問題。我再提醒一句就是此址的中心是彩陶遺存，只有臺北的斷崖上有少量的拍紋陶遺存。

六、鎬

鎬是武王的都城，關於它的位置有以下數說：

1. 說文：武王所都，在長安西上林苑中。
2. 史記周本紀集解：徐廣曰：鎬在上林昆明北，有鎬池，去豐二十五里，在長安南數十里。
3. 史記周本紀正義引括地志云：鎬在雍州西南三十二里。
4. 帝王世紀：武王自鄠居鎬，諸侯宗之是爲宗周。今澧水之東，長安之南三十里去鄠二十五里，鎬池卽其故都也。
5. 水經注：自漢武穿昆明池於此，鎬京基構淪陷，今無可究。
6. 本地人云：豐鎬村之鎬京觀，相傳爲武王的都城。

總括以上諸說，有確定地址可指的只有昆明池北，或長安南三十里，或去豐二百五十里，或鎬京觀附近，其實這些說法都是一個地方。昆明池北，就是現在的豐鎬村，長安城南是指現在的羊角城南，該城在三橋鎮北爲古長安城。現在豐鎬村是在豐水的東岸，在靈臺北約二十五里。這個遺址大概是不會錯的。

豐鎬村

豐鎬村在斗門鎮北約五里，這個村子相當渙散，有五個寨子及數處居民。在南面的有南圍牆、老圍牆；在西面的有西寨子；在東面的有老堡子、東圍牆等，在北面的爲鎬京觀；中間有少數幾家居民（插圖十）。

三十二年五月二日來此處調查。此處爲渭河南岸的第二臺地，海拔約四百公尺，卽俗謂郿塢嶺地帶的東尾（插圖一）。地勢本爲一個廣曠的平原，但經漢武帝挖昆明池，西南西北皆被挖下，破壞了原來的形狀。昆明池深約五公尺至七公尺，從西向東遺蹟尙存。現在除昆明池外，乃是極遼曠的平原，且爲一望無際的沃野，不論池原均爲豐美之農田。

遺址的中心在鎬京觀附近，地面上分布着許多陶片，暴露面卽在鎬京觀西北的斷崖上，本地人稱爲小昆明池的東南岸，岸高約七公尺，長約二百餘公尺。灰土約自地面下八公寸至一公尺開始，斷斷續續成爲許多灰土坑，南北路溝的兩壁上，灰

土亦多。灰土坑多爲深一公尺上下，現在已知的遺址範圍約爲東西三百公尺，南北約一百公尺。

遺物有骨，有螺，而所採集的僅有陶片，這些陶片很顯然的有兩個系統：（一）拍紋陶系統，這個陶片多爲灰色繩紋，而帶耳的尤多。耳的設置多與上口等齊，爲此期遺物獨具之特色。有些耳上是光面，但器爲褐灰色，頸部爲橫條紋，腹部爲繩紋（插圖十一：37）。有的耳上有繩紋，接近器口的上部爲橫繩紋，其下爲豎繩紋，而器則頸爲光面，腹爲繩紋（插圖十一：38），並爲淺灰色。以上二器的質地，含有少量的沙粒，爲鬲的一部。又有耳上爲豎條紋，耳口交接的地方，其上有鋸齒形五個，器爲磚紅色，不論頸腹均爲橫條紋（插圖十一：39），似爲罐形器。又有灰色罐形器，自頸以下爲豎細繩紋，而頸則有與頸下繩紋相接之痕跡直通口部，不過經磨平了，從這些印痕上可以看出原來是滿體繩紋，後來被磨去了一段，磨光的手續是利用輪盤，因爲在頸部的內外，存留着很清楚的輪迹（插圖十一：40）。鬲腳的數量也不少，有的比較細尖而且繩紋也是直達尖端的（插圖十一：43）。與這些陶片並出的，還有一個豆腳（插圖十一：41）。

彩陶系統的陶片產量也非常的豐富，鉢形器有單紅色的（插圖十一：47），有在口部塗黑邊的（插圖十一：44），有單紅色泥質，小口大腹的甕形器片（插圖十一：48），這類器形中，也有帶橫耳的（插圖十一：46），紅色泥質小罐（插圖十一：45）是很少見的器物。有一種棕褐色而含沙質的雙橫雞冠耳罐（插圖十一：49，42），是彩陶遺址中最常見的器片，最初單看口部與質地，我疑惑它是鼎，但始終沒有找到一個鼎腳，後來在本址內找到了這個全形器，於是這個問題解決了。

鎬京的地址，大概沒有什麼問題，不過它的範圍，決不止現在的那麼一點大，漢武帝鑿昆明池把它挖壞，當是事實。畢沅校宋敏求長安志昆明池下引曹昆志怪：

漢武鑿昆明池極深，悉是灰墨無復土，舉朝不解，以問東方朔，曰：臣愚不足以知之，可試問西域胡，帝以朔不知，難以核問。至後漢明帝外國道人入來洛陽時，有憶方朔言者，乃試以武帝時灰墨問之，胡人曰，經云：天地大劫將盡則劫燒，此劫燒之餘，乃知朔言有自。

所謂灰墨當即灰土。可見把遺址的部份挖去不少。

以上五個都城，九個遺址，有相同的地方，有相異的地方，茲列表比較它們的異同於后：

周都遺址表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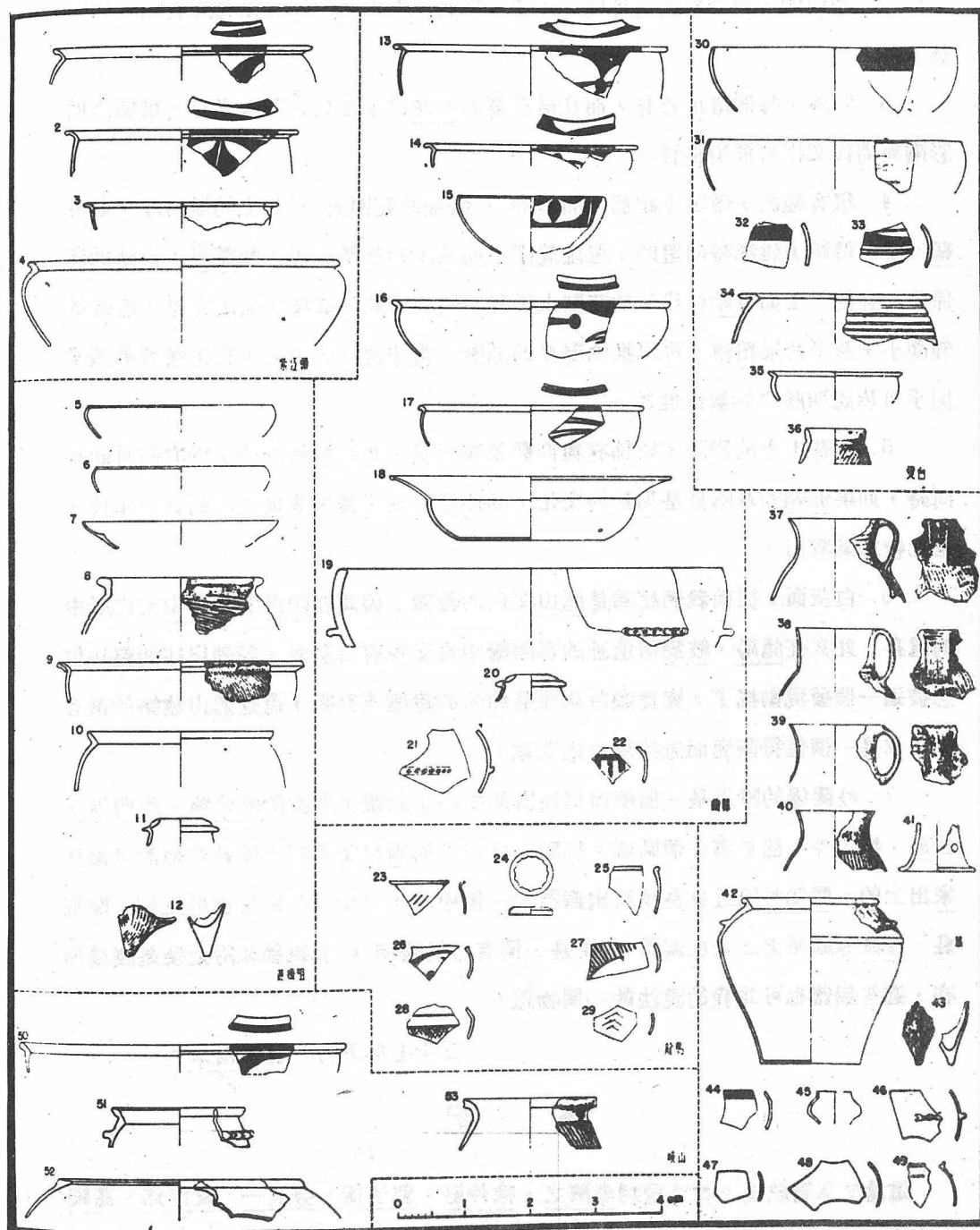
周 都	遺 址	地 形	彩陶系	拍紋陶系	粗繩兩系	遺 址 範 圍	灰土厚度	世 系
蕭	紫 江 頭	兩小河交	×			450×700	2.00	后 穆 不 窋 劉 節 公 康 康 差 毀 公 高 亞 公 叔 直 頊 古 公 賁 父 季 王 文 王
	姜 嫫 咀	大河突咀	×			1000×600	2.50	
(不宮城)	度陽南三里	?	?					
幽	栢 邑	三水一山	×			?	?	
	龍 馬	原頂溝園	×	×		900×1000	3.00	
	幽 縣	三水一山	×			400×300	6.0	
岐	岐 陽 堡	平原溝封	×	×	×	2000×250	3.0	
豐	靈 臺	小河突咀	×	×		350×650	3.0	
鎬	豐 鎬 村	大小河交	×	×		300×100	1.0— 3.0	

結 語

假設以上幾個遺址，都能與周人有關，則有以下幾個很有趣的問題：

1. 粗繩紋兩系，不是每個遺址都有的，這種器物在河南是殷代及其以後的產

插圖十一 各遺址中的遺存



品，那麼它可能與早期的周代文化無關。

2. 拍紋陶，幾個重要遺址內，差不多都有，它與周代的文化也許有相當的關係。

3. 彩陶，每個遺址皆有，而且最重要的邠縣遺址也只有彩陶遺存，很顯然的彩陶與周代文化可能有關係。

4. 很有趣的，傳說上建都時間長的，遺址的範圍大，灰土的堆積厚，如邠縣。反之傳說上建都時間短的，遺址範圍小而灰土的堆積亦薄，如靈臺。史地的關係是相合的。至如豐鎬村建都的時間本很長，但因漢武的破壞，失去完整，遺址的範圍小，灰土的堆積薄，可以推知現存的部份，當非遺址的中心，文化遺留的跡象似乎可以說明歷史的真確性的。

5. 邠縣出土的彩陶，紋飾有與仰韶及秦王寨、西陰村相同的，則它們可能是同時，如果邠縣的彩陶真是周初的文化，則仰韶、秦王寨等遺址彩陶的絕對年代，也比較容易看出。

6. 白灰面，從前我們認為是龍山文化的特徵，因為在河南它是龍山文化層中的遺存，此次在龍馬、岐陽兩遺址的彩陶層中均發現有白灰面，我們以往的堅決信念被這一個發現動搖了，究竟這白灰面是仰韶的建築遺存呢，還是龍山建築的遺存呢，真是一個值得研究而急待解決的問題。

7. 岐陽堡的附近是一個陝西出銅器的中心，記載上所說的清化鎮、法門寺，扶風、岐山等，都是這一個區域。抗戰期間出土的函皇父諸器，便是在他的東面任家出土的。豐鎬村附近也是陝西出銅器的一個中心，三十二年前後在馬王村、開端莊、普渡等處所出之大批銅器，便是一個有力的證明。我說都城附近便是陵墓所在，這些銅器也可為我的說法的一個物證。

三十七年五月一日，南京。

後 記

這篇文章寫成後，我曾送到李濟之、徐仲舒、郭子衡、勞貞一、夏作銘、高曉梅諸位先生處請教，承指示的地方很多，特此誌謝。徐中舒先生提出了一個很好的

意見，是關於彩陶和拍紋陶的，關於彩陶的他說：

“彩陶是羌人的文化，周人是白狄，原居地在東北，陝西是羌人的原居地，彩陶文化當是羌人的，後來周人到羌人家裏入贅，於是被羌同化了。”

鎬京遺址中，埋藏着大量的拍紋陶遺存，其它遺址中有的簡直沒拍紋陶，有的即有也是少數，何以鎬京遺址中有這樣的大量呢？我曾經告訴徐先生說：拍紋陶的老家大概是在豫東及淮河流域，他便有一個很有趣的說明：他說左傳襄二十五年：

鄭子產獻捷于晉，戎服將事，晉人問陳之罪，對曰：昔虞閼父爲周陶正，以服事我先王，我先王賴其利器用也，與其神明之後也，庸以元女大姬配胡公，而封諸陳，以備三恪，則我周之自出，至干今是賴。

虞即現在豫東的虞城縣，傳爲商均的封地，陳即現在的開封以東，安徽亳縣以北一帶都宛邱即淮陽，正是拍紋陶系統的大本營，他作周代的陶正，當然用他本地的技術工人，作着他們素日所作的陶器以服事武王。鎬京是武王所都，他那裏有這樣大量的拍紋陶系統的產品，也許是因為當時的陶正的關係。

徐先生的寶貴意見，我是很贊同的，他把這兩種文化找到了來龍去脈，真是把考古與歷史打成一片了。徐先生主張羌人是陝西的土著，而彩陶是不是陝西的土著文化呢？抑是從外面侵入呢？假設是從外面侵入，那麼是從東來的呢？還是從西來的呢？這個問題現在還不能解決。據目前所知，地層的堆積，彩陶文化確是陝西新石器時代文化最早的一期，陝西的土著羌人，可能在這種文化支配下生活着。譬如帶姜字的古蹟，如姜姬咀（扶風東南），姜氏城（扶風東十里鋪），姜城堡（寶雞南）等處，都是彩陶遺址，也可作爲羌人與彩陶文化有關的一個例證。現在番子所用的木碗，罐等，其上還有彩繪，仍保留着彩陶系統的遺風餘韻。羌人與彩陶有關恐怕是不成問題的。不管彩陶是羌人創造，或者是羌人剽竊，而羌人是使用着彩陶恐怕也是不成問題的。

周人以破落的部族入贅於羌，他本身沒有什麼文化，吃的用的都是由老岳家供給，甚至風俗習慣，也就入鄉隨俗了。當他們的軍政勢力威鎮西土的時候，而生活方式恐怕仍然的被支配在彩陶文化的勢力之下，所以每個周都的遺址內，皆有彩陶文化的遺存。我們可以這樣推測：周人雖然不是彩陶文化的創造者，很可能是彩陶

文化的使用者。

豐鎬村遺址內，有如此大量的拍紋陶遺存，這可能是西周文化的突變期。從此可以推想在武王沒有伐紂之前，東西的交通並不發達，故陝西可能仍在彩陶文化勢力下支配着，到了武王伐紂之後，東西的交通大開，武王又選擇了胡公爲陶正，於是東方形式的拍紋陶系的作品，向西暢流，陝西變作了拍紋陶產品的市場，而且代替了彩陶作品而興起。這種時髦的用品，國都之內當然比較其它普通都市更爲流行。已經失去統制勢力的郃、郃、岐、豐等地，雖說不是當時的國都，但因地位與人口的關係，可能仍然保存着一部分經濟、文化或者軍事上的勢力，猶之乎北平、開封、洛陽、長安、重慶等處，雖然現在不是國都了，但仍不失爲重要的都市，故由上海來的時髦用品，雖然抵不上南京，可是仍較其它的普通都市爲多，所以在郃、岐、豐等處的上層，能夠發現少量的拍紋陶遺存，也就是這個道理。在鎬京遺址中，尚有彩陶系統的遺存，即附近的其它遺址中也有同樣的情形如福應寺，可見拍紋陶在陝西流行的時候，而彩陶尚沒有絕迹，不過慢慢的式微了。

據文獻的記載和實地的調查以窺察彩陶及拍紋陶與周都的關係，雖然僅能作以上的解釋和推想，而真正可靠的結論，當然是在鎬、郃、岐、豐、鎬等處大規模而精細的發掘之後。但徐先生的寶貴意見，的確是具有新的眼光的。

三十七年六月三日。